

第一章 悲喜相聚

兄弟俩在密密匝匝的树林里穿行，边走边玩，笑呵呵地抓着小动物，作为自己的点心。不知不觉已翻越了两座山头，它们在一个三岔口停了下来。

1

随着大兴安岭开发脚步的加快，大自然不情愿地依从了人的意志，从而打乱了森林原有的秩序。动物们在生存危机中与人类的积怨也越来越深，而人类对动物的迫害也越演越烈。

佟大胆非法狩猎，又造成了森林火灾，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而他的同伙仍然逍遥法外，从事着罪恶的勾当。

这些对于泰力来说无关紧要，它不管人类之间的事情。它心中忧虑的是黑熊家族的命运，怎样才能把被困的黑熊解救出来呢？

一想到这些，泰力就痛苦地用双掌拍打着自己的胸脯。以前，每当烦闷的时候，它就跑到森林开发带的那座湖泊边，排解自己的苦痛。它知道遛山的常在这里下套，而它早已识破了这个诡计，常常来劫获战利品。这样，既排遣了郁闷，又解了馋，真是一举多得。

如今，它离开佟大胆的家以后，又来到这座湖泊。当然，它不知道快立曾在这里被套住过。

它来到湖泊旁，先是坐下来，呆呆地望着水面，然后又站起来，用鼻子在地上仔细嗅着，它发现了同伴的脚印，心情顿时开



朗起来。

是啊，在这多灾多难的年代，家族成员各奔东西，很难有相逢的时候。有的成员被关进了铁笼，承受着痛苦的折磨。黑熊家族落到这个地步，是泰力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看到这熟悉的脚印，它的心一阵激动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。

它决心在这里等候，它坚信，肯定会有同伴到来。

为了能更好地保护自己，它潜伏在湖泊旁边的一个深草塘里。它把还没腐烂的败草划拉到一起，形成一个草堆。

这草堆在草塘中很不显眼。

白天，它就钻进草堆，眯着眼睛仔细听着湖边的动静。到了晚上，它就在湖边的灌木丛中捉些小动物充饥。

它的功夫并没白费。到了第三天的夜晚，快立迈着轻悠悠的步子向湖边走来。

快立的目的和泰力一样，一是来这里看看有没有战利品，更重要的是自从那天它看到同伴的脚印，总当作一件心事，便常来这里转悠，说不定有一天能和同伴相遇。

快立来到湖边，先是在湖的四周转了一圈，然后低下头来，看着湖面映出自己的身影。

因为是黑夜，这身影显得阴暗模糊，而星光和身影相伴，好像是穿上了布满星光的衣裳。

它眼睛直勾勾地看着，欣赏着，心情伴着闪闪的星光开朗起来。不知不觉，又一个身影在湖面上悄悄闪现了，快立听到亲切的呼吸声。

它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，泰力正用专注的眼神看着自己。



这时候，只见它们先是默默地，身体一动不动地站立着，傻傻地互相看着，紧接着伸出嘴巴互相拱着对方的身体，最后都站立成人形，伸出前掌互相拥抱在一起，嘴里发出“呼哧呼哧”的叫声。

一阵亲热过后，它们又头对着头，趴卧下来，两只嘴巴触碰到一起。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、无声的交流，只有黑熊家族内部才能解读这最亲近的语言密码。

它们都进入了梦乡。一阵阵呼噜声像一曲美妙的二重奏。星





光带着温馨的微笑，夏风伸出温柔的手，在轻轻地抚摸着它们。

一缕霞光飞落到它们身上，那黑褐色的皮毛闪射出生命的光彩。

它们从甜梦中醒来，那兴奋的神情抹去了昨日的忧伤。

它们抖了抖皮毛，张大嘴巴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，迈着稳健的步子，离开了湖泊，向着防火检查站的方向走去。快立要用特殊的方式，为泰力接风洗尘。

还没到检查站，猎犬比都儿就摇晃着尾巴，“汪汪”叫着跑了过来。

每次快立光顾，它都是用这种方式表示欢迎。

比都儿见到泰力，表现出少有的热情。它伸出嘴巴，亲吻着泰力的身子，黑熊那臊臭的味道，它似乎已经习惯了。虽然被熏得连连打着喷嚏，可它那卷曲的尾巴，仍然表达出热烈友好。

霍查布老人对快立的到来早已习以为常了，他从不亏待这位憨厚仗义的朋友。每次来，都要赏赐给它一些好吃的东西。

这次，看到快立领来一位新朋友，他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老人高兴地说：“勇敢的孩子们，你们是怎么凑到一起的？你们这些淘气的家伙，饿了吧？”说着，把早已剔好的牛棒骨和牛排扔给了它们。

泰力对这样的接风很满意。它双掌捧着熟牛骨，像吃甘蔗一样，一口一口美滋滋地嚼着，把嚼碎的骨沫咕噜咕噜咽进肚里，不时满意地哼几声。

泰力和快立享受完美味，伸出舌头不停地舔着嘴巴，兄弟俩调皮地在地上滚动着身子，嬉闹了一阵，便离开了。

走出很远，它们又回过头，看着防火站，只见霍查布老人和



比都儿站在门口，远远地目送着它们。

兄弟俩在密密匝匝的树林里穿行，边走边玩，笑呵呵地抓着小动物，作为自己的点心。不知不觉已翻越了两座山头，它们在一个三岔口停了下来。

泰力看了看对面那片浓密的森林，那是盗木贼驻扎的地方。

看到那片树林，它想起了不远处的河流，那里是被抓的家族成员停留发运的地方。它想，说不定又有被抓的家庭成员拴在那里，它还想到那里去看看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它不愿意连累快立，它不希望快立也被人抓去。它要尽一个熊王对家族应尽的责任，它要展示孤胆熊王的英雄本色。

它从嗓子眼里发出呼噜噜的声响，意思是兄弟俩该分手了。它用头拱了拱快立，意思是让它奔向另一个山头。

快立并不知道泰力的用意，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分别了。

泰力看到快立的身影消失在密林中，它长出了一口气，向着对面的山林奔去。

前边的密林里，它清楚地听到了老牛运木材的喘息声。这些盗木贼正在紧张地忙碌着。

它不敢冒冒失失地闯入，而是蹑手蹑脚地摸了过去。

它的猜测没有错，果然有一头刚长大的熊崽被拴在一个木墩子上。在木墩子旁边，一根高杆支撑起一把巨伞，熊崽在下面发出一阵阵求救的嚎叫声。

听到这叫声，它热血沸腾，心在翻滚，眼睛里放射出仇恨的火焰。它豁出去了，无论如何也要去解救家族的孩子。

它拨开灌木丛，一步步地向熊崽靠近。它仔细地观察着周围，



没有人在跟前守护，熊崽的身边是一片开阔地，可怜的孩子脖子上系着绳索，在眼巴巴地向四周望着。

它不再犹豫，疯了一般扑到熊崽身边，用前爪去扒绑在树墩子上的绳索。

就在这时，高杆子倒下了，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飞落下来，把泰力罩在网下。

2

森林里、山谷间回响着泰力求救的呼叫声。

不一会儿，泰力也许已经意识到，这种求救的呼唤是毫无作用的。现在黑熊家族成员可能所剩无几了。谁能来解救它呢？即使快立能赶过来，恐怕不但救不了，连自己也会搭上了。

泰力不甘心束手就擒，拼命地滚动着身子，用牙齿狠狠地撕咬着网绳。嘴角磨破了，流出了殷红的鲜血，它恨不得一下子挣脱这魔网。

几个盗木贼背着猎枪赶了过来，他们看到又逮到一个大家伙，一个个咧开大嘴哈哈笑着，一齐拥了上来，七手八脚地把网绳里三层外三层地缠在泰力的身上。

泰力被网绳包裹着身子，无奈地从嗓眼里发出不屈的低吼。

一个满脸疙瘩的家伙喷着酒气叨咕着：“你这麻烦的家伙，累得我们好苦。”

自从上次木排被放跑之后，这些盗木贼就开始留心了。他们



首先肯定，这木排决不是被人偷走的，因为人要用手解开系木排的缆绳，不会在树上留下明显的痕迹，何况很少有外人来这里。

河滩上留下的足迹，还有系缆绳的树上留下的明显的疤痕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是山霸王大老黑救出了自己的同伴，放跑了木排，这次损失让他们很心疼。

他们下决心要抓住这搞破坏的家伙。

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他们想尽了办法，设夹子、下套子等手段全用上了，可一直不见这狡猾的黑小子露面。

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孤胆熊王正在毫无顾忌地到处闯荡。

当他们套住这稚嫩的毛头熊崽时，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：何不利用熊救同伴心切的特点，用这头小熊做诱饵，就不信大熊不上钩？没过几天，他们的阴谋就这样得逞了。为了庆祝胜利，盗木贼们煮了一大锅野猪肉，大碗斟满了酒，轮流传递，大口地喝着，大声吆喝着，一直闹哄到黄昏。

借着血色的晚霞，他们把泰力拖到河边，装到木排上，左一道右一道地捆绑得结结实实。

这次的木排是七节排连在一起，每一节木排用一串原木拼排起来，为了加大运输量，他们把两根原木重叠捆扎，七节木排相连，就像一节节车厢。

这种连接式的木排是最不好放的。放排把头必须是具备多年经验的高手、老手。

这个木排把头五十多岁，满脸胡须，长着鹰一样的眼睛，走起路来像山猫，一跳一跳地。他没有笑容，整天哭丧着脸，像谁欠了账不还他似的。和他搭档的还有两个壮年，光着膀子，一身黑红色的腱子肉，在夕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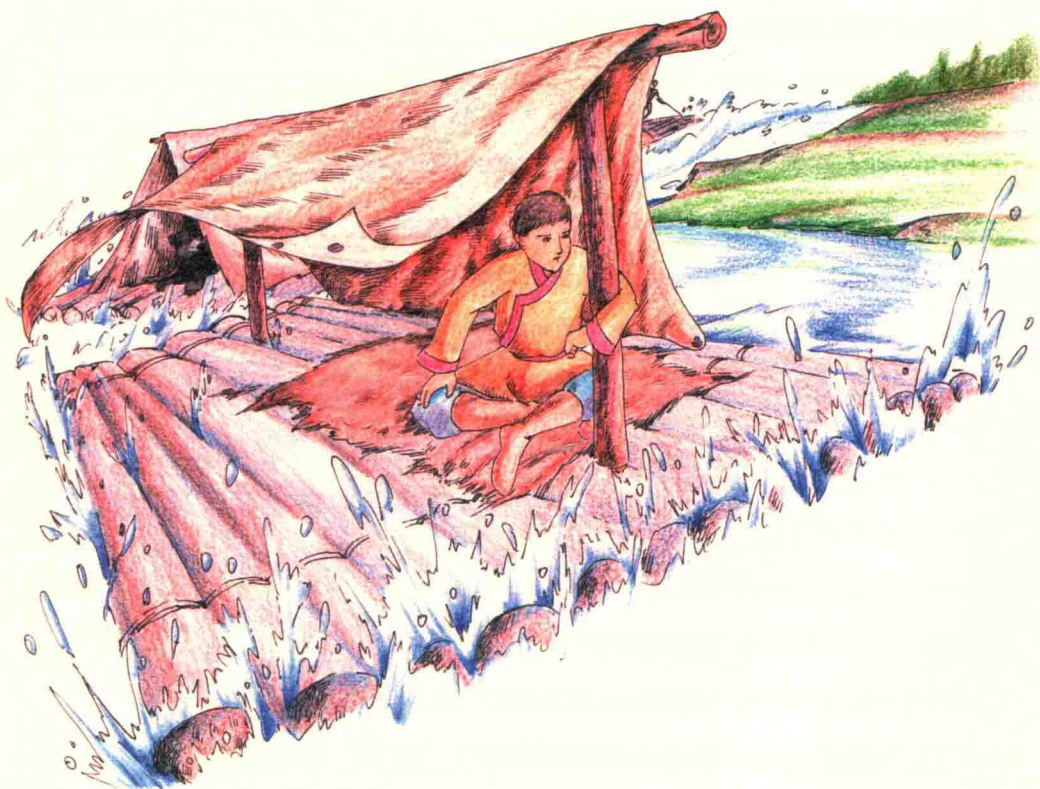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负责一节节木排的安全流放。随行的还有一个小孩，泰力认出他是小金熊。他们把他带来，不知是何用意。

泰力被捆在中间一节木排上，小熊崽脖颈和腰上系着绳索，被放在最后一节木排上。

小金熊坐在第一节木排上。为了长途放排的方便，他们在木排上铺上了干草，干草上铺着狍子皮，上边支起个帆布篷，远远看去，像个斗篷船。

这串长拖拖的木排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
放排把头在最后一节木排上，他握紧了舵杆，掌握着整个木排的方向。





这舵杆是用一头粗一头细的松木做的，把粗的一头削成扁状，便于拨水，细的一头作为把手，舵杆拴在木排的立木上。

把头神情凝重地喊了声：“出发喽，顺水，顺风，顺手！”

他用这种吉利的语言为自己壮胆。

小熊崽一脸稚气，在木排上东瞅瞅西望望，还觉得这次旅行很有趣。

泰力可不这么想，它已感觉到这不是好事，这次旅行肯定是凶多吉少。

透过网眼，它看到两岸那翠绿的树木已失去了往日的姣美，似乎也和自己一样被捆绑被扭曲。蝈蝈、小鸟的鸣叫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快，好像是很痛苦很哀伤的曲调。

它望着这滔滔的河水，不时有闪亮的游鱼蹿出水面，摆动着尾巴又落进水里。

此时此刻，身陷罗网的它，多么羡慕那些自由的水族啊！鱼儿们可以没有束缚、不受打扰地快乐生活。

可是它转念一想，这些小精灵也有痛苦的时候，那一张张鱼网、一条条鱼钩，是索取它们生命的魔鬼。

一只小豹子的身影从岸上的林中闪过，远处传来清脆的枪声。

它的心咯噔一下，浑身像发烧一样难受。

泰力顿时感到，自己身上的热血像是要冲破血管，和河水融为一体。

它回想起过去的岁月。

那片杂木林，那片花的原野，乌力楞前跳动的篝火，小马鹿、犴达罕那灵动自由的身影，那可爱的驯鹿群，欢蹦乱跳的比都儿等伙伴们，还有小朋友吉罗和托恩莫诺。



它又想起了那片原野，蓝莹莹的都柿，亮晶晶的红豆，紫黑的稠李子，翡翠般的野葡萄，红艳艳的刺玫果，毛茸茸的猴头菌，花朵一般的木耳……所有这一切，是多好的梦境，多美的大自然！

它耸了耸被网绳紧缚着的身子，看着那头可怜的小熊崽，想起了熊妈妈的惨死，想起了神秘房屋的铁笼，想起了铁夹、绳套以及那从天而降的魔网，心中十分悲愤。

它向苍天发问：同样是有生命的灵体，是不是应该共同享受这美丽的大自然？同样是生命，是不是应该平等？难道两条腿的是生命，四条腿的就不是生命了吗？这么广阔的天地，难道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吗？难道就没有我们生存的权利吗？

它又质问人类：你们有幸福的家庭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幸福的家庭吗？你们可以自由地生活，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自由地生活？你们也是自然界的生命体，为什么可以如此无情地杀戮其他生命体？当你们大口吃肉的时候，你们是否知道，你们不是在吃肉，而是在吞噬着生命，你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其他生命体的痛苦之上，请问你们的良知何在？难道你们的高智商就是用来消灭不同的生命体的吗？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吗？你们是令我们敬仰的人类，可你们的残忍行为，竟然连我们兽类都不如。你们真让我们瞧不起！试问：当大自然中的绿色消失了，一切生命体都消亡了，就剩你们人类，你们的生存会幸福吗？可怜，可悲，可叹！可怜的人类啊，你们这样不尊重大自然，不尊重生命，将来你们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啊！你们要遭到报应的！

泰力心情激愤，一股热泪涌流出来。

它清醒地认识到：只有置身于大自然，由自己的思想支配行动，在充满绿色气息的生活中，熊王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。



是大自然给予了一切，离开了大自然，失去了自由，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。现在的自己，已经是生命难保，也许会变为人类的盘中餐，就这样死亡也太冤枉、太窝囊了。

它后悔过去自己太胆怯，何必去躲躲藏藏地生活呢？还不如面对那些残害家族成员的坏家伙们，和他们轰轰烈烈地拼一场，就像那次围攻何大忽悠的房子，那才是真正的过瘾！对何大忽悠的战斗，那才叫真正的解气！

想到这里，它几乎忘记了自己危险的处境，突然兴奋起来。

第二章 痛彻肝胆

命运竟如此地捉弄人。前些天还在这神秘之地游荡，如今自己却也成了这里的俘虏。泰力感到这实在是残酷的笑话。

1

木排在奔涌的河道上漂流。

河道开始变窄，水流越来越急，溅起的浪花落在泰力的身上，它已感觉到很快就要进入石门峡了。

前些天的危险经历还历历在目，它真希望像上次一样，让原木飞起来，让放排把头那些人跌进深潭。自己宁可葬身浩浩的江河，也比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壮烈，它这样想着。

可是，事实的发展却超乎它的想象。

只见河水咆哮，木排颠簸，老把头双眉紧锁，高喊一声：“把身子贴紧木排，不要慌乱，顺水过！”

随着喊声，他双手紧握舵杆，身体挺立，木排不偏不倚，穿过石门峡，借着水势，像滑翔的飞机，飘飘悠悠而又稳稳地落在瀑布下方的河面上，木排缓缓地驶进广阔的水域。

行了一段时间，木排慢慢向岸边靠拢，河岸上传来拖拉机的马达声。

木排开始靠岸，几挂老牛车也在岸上等候，它们是来接运木材的。

放排把头把泰力、小熊崽还有佟大胆的孩子小金熊交给了拖



拉机上的人。

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地冒着黑烟，钻进了森林，奔向神秘的板房。

命运竟如此地捉弄人。前些天还在这神秘之地游荡，如今自己却也成了这里的俘虏。泰力感到这实在是残酷的笑话。

进入板房院落，泰力发现，在这扩建了的板房里，四周都排满了铁笼子。被抓的黑熊家族成员又增加了几十个。

泰力被放在其中一个紧靠西头的板房，它的邻居正好是被称为兴安特号的熊妈妈。还有三头棕熊被安放在它对面的板房。

没成年的小熊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，没有被放进铁笼，它的脖颈上系着绳子，拴在院子里的小树上，由小金熊负责喂养。

小金熊的父亲被抓，母亲死于熊掌之下，剩下他没人照顾，这些偷猎贼萌生一点善心，把他接过来。一方面尽一点贼兄贼弟的义务，另一方面这里也缺人手，就让他伺候小熊崽们。

泰力感到又憋气又窝火，开始大声嚎叫，大闹不休。

它先是拼命地拍打着笼子，再用牙去咬笼壁，嘴巴破了，双掌也出现了血迹，可是，哪里能逃出去呢！

它慢慢平静下来，转过头看了一下周围，发现大部分都是它的家族成员。唯独不见的是佟家大院的那三头熊崽，不知它们被关在哪里？

泰力想，这些两条腿的恶贼，不知打的是什么鬼主意，更不知道自己和家族成员下一步的命运会如何……

它们的伙食很糟糕，每天两顿饭，吃的都是玉米、大萝卜之类。

开始时，泰力不吃不喝，以绝食表示抗议。而饲养员却不理这个茬，爱吃不吃，省下了。在旁边的熊妈妈暗示它：“对付着吃吧，先要活下去，总有熬到头的时候。”



一连饿了两天，泰力逐渐明白了熊妈妈的苦心，停止了绝食，勉强吃一点东西。而这难熬的苦日子却让它心生烦恼。

偷猎贼们开始给这些黑熊、棕熊编号。

泰力被编为胆熊一号，熊妈妈被编为胆熊二号，然后是胆熊三号、四号、五号依次编下去。

那三头棕熊被编为三十八号、三十九号、四十号。

院子里的小熊崽们没有编号。

这些黑心的家伙们开始动手术了。他们三个人一伙，把黑熊们牢牢地捆在笼壁上，然后用又粗又长的针从黑熊的胸部扎进去，抽取胆囊里的胆汁。

这些黑心的人有时不能一次找准胆囊，就一次又一次地扎进去，直到墨绿色的清亮的胆汁抽进针管，才算手术成功。

这种手术对黑熊们来说，简直就是极痛苦的折磨。

一次次让黑熊生不如死的手术，让它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声如天崩地裂一样的哀嚎，在板房内产生强烈的震撼。

号称大力士的棕熊，在抽胆汁手术中，有几次挣脱了绳索，把针管打落在地。

有的熊挣扎着，滚动着身子，力图摆脱这种难忍的痛苦，可无济于事，每天早晚都要遭受这样的折磨。

取胆汁的魔鬼们对黑熊们的挣扎也很头痛。他们心疼的不是黑熊们的苦痛，而是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麻烦。

于是，他们想出了更残忍的办法。

他们给每一头熊量身定做了新的笼子。这种笼子不大不小，勉强能容进一头熊的身体。熊在笼子里不能站立，不能活动，四壁的钢筋像一条条青蛇紧紧缠着它们的身体。



除此之外，他们对泰力熊王和三头棕熊又采取了特殊的方法，除了铁笼外，还用铁丝把它们牢牢固定在笼壁上。

为了取胆汁方便，魔鬼们又给每一头熊都实施了插胆管手术。

手术时，他们把每头黑熊的双掌捆在笼壁上，用刀割开熊的肚皮，找到胆囊，将一个玻璃管插进胆囊内，管口留在皮肤外，用一个小瓶去接不断流出的胆汁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费力地获取胆汁。

在抽取胆汁时，似乎嫌滴进小瓶的少，他们还要把针头伸进玻璃管，把胆囊里留存的一点胆汁再抽出来，这种榨干胆汁的做法，让黑熊们痛得肝胆欲裂。每当抽取胆汁时，黑熊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生不如死。

当最大的痛苦折磨来临的时候，它们的嘴巴在不停地抽动，双眼几乎鼓了出来，泪珠滚落在身上，舌头伸出嘴外，嗓眼里发出的哀嚎已失去了原有的声调，肚皮像拉风匣一样起伏抽动。

偷猎贼们露出狼一样的笑容，他们在不停地叨咕着：“应该想办法多让熊生气，这熊气性越大，胆汁越多。”

这些没有良心的家伙们，把一头头黑熊当成了他们的聚宝盆。那一瓶瓶生命的胆汁，为他们换来了一叠叠钞票。

在神秘的板房里，黑熊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摧残。

和泰力一起被带来的那头熊崽，起名叫顽熊。它很调皮，很可爱，从小就表现出聪明的天赋。

在它被绳索系着脖颈拴在木桩上的时候，它并不挣扎，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，低着头，去抓跳到跟前的蚂蚱。

有一次，它正在眯着眼睛打瞌睡。一只小鸟飞落到身边，它装作没啥事的样子，一动不动地趴在草地上。